

The Breadwinner

一個阿富汗女孩的故事之

戰火下的小花



作者◆黛伯拉·艾里斯

譯者◆鄒嘉容



作者介紹

黛伯拉·艾里斯 (Deborah Ellis)

這位特殊的女作家可說是一生都獻給了反對運動。她十七歲高中畢業後，就從故鄉安大略省前往首都多倫多參加反戰運動，並成為積極的活躍分子。後來又致力於女權與女性經濟地位的運動。她曾經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難民營服務過一段時間，在那裡，她訪問了許多女性和兒童。有一位難民婦女告訴她：「請告訴世人我們的遭遇，別讓世人忘記我們。」黛伯拉把聽來的這些遭遇寫成了本書《戰火下的小花》(Breadwinner)。由於太受世界各地讀者的歡迎，因此她又繼續寫了《帕瓦娜的旅程》(Parvana's Journey)、《Shauzia》兩本續集，成為一套三部曲。

《尋找X》(Looking for X)是黛伯拉的第一本著作，一九九九年出版，曾獲得加拿大總督兒童文學獎(相當於美國的紐伯瑞獎)。故事發生在現代的加拿大，敘述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幫助她的遊民朋友「X」的經過。書中的主角有作者本人的影子，關心社會問題，喜歡東刺西探，甚至主角為自己取的名字 Khyber 也是來自阿富汗的 Khyber 隘口(對十一歲女孩而言，算是很怪異的趣味)，因為她要逃避現實，忘記自己與環境之間的衝突。主角在學校適應不良，因此她的朋友全是成年人，而她想要幫助遊民的心意則顯現出一種超齡的關懷。這些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黛伯拉會成為一位職業的反對運動者。不過，黛伯拉為人相當親切、隨和，完全沒有作家架子。

黛伯拉目前住在多倫多，擔任一群收容婦女的心理輔導師。她的嗜好是閱讀、跑步、到處觀察。

何處是歸程

張子樟（臺北教大語創系、臺東大學兒文所兼任教授）

在高唱「女性至上」的二十世紀末，實在難以想像這世界上仍有部分地區的女性受到嚴重的性別歧視，過著類似中古時期禁宮般的壓抑生活。雖然整個世界已進入所謂的「地球村」，照理應該更開放、更自由、更民主，然而許多地區並非如此。《戰火下的小花》記錄了一些令人異常訝異的真人悲慘事件，是一篇十分寫實、近似報導文學的作品。它告訴讀者，地球上還有許多女性未獲得真正的自由，依然在傳統、政治與宗教的壓力下，過著極為痛苦的生活。

故事背景是世紀交接之際的阿富汗喀布爾市。當時的塔利班政權下令要每個婦女都留在家中，女孩子不准上學，沒有男性陪同，也不准外出。主角帕瓦娜只有十一歲，雙親都上過大學，所以家中孩子都有受教

育的機會。塔利班掌權後，父母一起失業，帕瓦娜只得陪著單腿的父親在市場上代人讀信寫信。一日，原是學者的父親被兩位士兵強行帶走，帕瓦娜伴隨母親前往監獄要求釋放父親卻慘遭毒打，母親傷心欲絕。年長的姐姐不宜拋頭在外，年少的弟妹也幫不上忙，帕瓦娜只得被迫剪髮，扮成男孩，開始為一家三餐奮鬥。不論購物、賺錢都得由她出馬。

帕瓦娜以男孩的裝扮出現，視野和思想驟然變得無比寬廣與開放。她可以四處走動，替代父親為人讀信寫信，一人賺錢養活全家。遇上扮成茶僮的女同學蕭希亞後，為了想要賺取更多的錢，兩人竟然到墓園挖骨頭出售。辛苦了兩週，終於買了個箱子夾販售香菸和口香糖，展開另一種謀生方式。一次誤闖塔利班懲治罪犯的運動場，目睹為生活所迫，鋌而走險，因偷盜被逮的百姓，在眾目睽睽之下，手臂硬生生被砍落的慘狀，讓她們體認到百姓在強勢政權的對待下，是那樣的無力與無奈。生活壓力與現實震撼，強迫帕瓦娜快速脫離原先應是夢幻般美好的青少年階段。

在這段逼著自己成長的日子裡，帕瓦娜親身體驗了幾件難以忘懷的事。媽媽忙著替她剪髮更裝，讓她穿上因誤觸地雷身亡的哥哥荷山的舊衣服時，思子之情油然而生，嘴裡雖然不斷稱讚帕瓦娜的辛勞，卻始終不敢直視她；睡覺時，帕瓦娜甚至還聽到媽媽喃喃說：「快睡覺吧！我的兒子。」

另一樁事也讓帕瓦娜想了好久。一位不識字的塔利班要她幫忙讀一封別人寫給他已過世的太太的信。信讀完，這名塔利班手顫抖著將信塞回信封，一滴淚順著臉龐滑向他的鬍子。帕瓦娜不解：「她只見過塔利班打女人和逮捕她的父親。難道，他們也跟別人一樣會傷心難過？」這則生命中的插曲加上她媽媽對荷山的懷念，突顯的是共通的人性。

同學蕭希亞的不幸遭遇與激進想法，同樣深深觸動帕瓦娜天真無邪的心。蕭希亞的爺爺正幫她物色丈夫，以協助改善家境，蕭希亞知道後便決心走上天涯不歸路：「要是我留下來結婚，這一輩子就完了。要是我離開，說不定還有機會。」這些話都給帕瓦娜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

使她不但不斷質疑當代女性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更深一層懷疑女性生命的價值。

這篇作品是作者黛伯拉·艾里斯 (Deborah Ellis) 在一處阿富汗難民營當義工時，親自與營內婦女和女孩面談過，細心剪裁後的真實故事。故事開始時，帕瓦娜與父親出現在市場上；將近結尾處，母親與姐姐妹妹遠走馬薩，因為姐姐努莉亞要到該地結婚，脫離塔利班的控制；父親及時獲釋返家，父女重逢，彌補了帕瓦娜的失落感。首尾呼應，結構尚稱完整。然而，從馬薩逃離至格布爾的女孩荷默卻告訴帕瓦娜，塔利班已經到了馬薩。整個故事就在蕭希亞和媽媽好友薇拉太太離去後，匆促結束，難免讓讀者失望，只得等待續集，讓帕瓦娜繼續步上尋親路途。至於蕭希亞的巴黎夢幻之旅，那是第三集的事了。

作者藉由這本作品探討了現代阿富汗婦女和女孩生活中遭受到的種種殘酷待遇。她以巧筆刻畫一位勇敢的女孩如何在亂世中勇敢扛起家計而毫不氣餒。全書不乏悲慘之情，但同時也提供了希望。這樣的故事當

可觸動少年讀者的憐憫心，增進他們對當代其他國家與他們同樣年齡的少年的了解，甚至願意伸出援手。但這可能只是表面上的感觸而已。如果更進一步明瞭這本書的深層意義，我們可能得先設法解決政治與宗教狂熱結合後帶來的災難問題。這篇故事更可以讓讀者得到另一個引人深思的結論：讓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協助他們脫離生活困境的最佳方法。任何人都不會、也不應否認，識字除了能增強孩子的謀生能力外，還可以協助他們充分發揮思考力、想像力和創造力。



特別推薦

馬拉拉在二〇一四年八月，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有這樣一段對話：

問：妳最喜愛的當代作家是哪位？

答：《追風箏的孩子》作者卡勒德·胡賽尼 (Khaled Hosseini) 以及《戰火下的小花》、《帕瓦娜的旅程》作者黛伯拉·艾里斯 (Deborah Ellis)。

問：有沒有哪本書是妳希望每個女孩、每個學生都該閱讀？

答：《戰火下的小花》。它敘述了一個小女孩在挽救家庭時所面臨的挑戰。我覺得這本書非常重要，可以讓全世界的女孩了解到有些社會是怎麼對代女性的。即便帕瓦娜受到遠不如男孩或男人的待遇，她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堅強的去抵抗飢

餓、恐懼以及戰爭。帕瓦娜是位激勵人心的女孩。《戰火下的小花》提醒世界上的女性何謂「勇敢」及「堅強」。

馬拉拉·優薩福

一九九七年出生於巴基斯坦。一直為女孩的平等受教權而奮鬥，十一歲便在 BBC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發表文章，介紹她在塔利班組織下的生活與塔利班阻止她受教育的情形，因而受到國際大眾的關注。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她在放學返家途中遭到塔利班以槍枝直擊頭部，生命一度垂危，不過最後奇蹟似的復元了。十六歲的她，已成為全球和平的象徵。

獲頒「二〇一四年諾貝爾和平獎」

獲頒「國際兒童和平獎」

獲頒「國際特赦組織良心大使獎」

獲頒「巴基斯坦國際青年和平獎」

榮獲《Time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第二名

目錄

作者介紹

賞析與導讀——何處是歸程

特別推薦

第一章 謀生

第二章 爸爸被捕

第三章 打探消息

第四章 絕境

第五章 獨自上市場

第六章 女扮男裝

第七章 讀信僮

14

27

44

54

64

74

87

第八章 再見天光

第九章 意外的相逢

第十章 撿骨

第十一章 闖入刑場

第十二章 夢想

第十三章 姐姐的婚姻

第十四章 逃難人

第十五章 爸爸回來了

96

110

120

131

141

154

164

176

189

作者後記



第一章 謀生

「我可以和爸爸一樣讀懂那封信！」帕瓦娜偷偷的對著自己的紗朵兒（譯注一）說：「差不多懂啦！」

她不敢大聲的把這些話說出來，因為坐在爸爸身旁的男人，還有在喀布爾市場上的任何人都不會希望聽到她的聲音。她的責任只是把爸爸扶到市場，等爸爸工作完了，再攙他回家而已。她乖乖的坐在毯子上，整個頭和大半個臉蛋都籠罩在紗朵兒下。

其實，她連外出都不應該的。塔利班（譯注二）下令要阿富汗的每個婦女都留在家裡，還禁止女孩上學。帕瓦娜只好中斷小學六年級的學業，姐姐努莉亞的高中也沒得念了，就連媽媽在喀布爾無線電臺擔任撰稿人的工作也丟了。一年多來，她們每天就跟五歲大的瑪陽和兩歲大的阿里一起關在屋子裡。

帕瓦娜運氣還算好，每天藉著攙爸爸走路，可以在外面活動幾個小時；就算只能鋪條毯子坐在市場堅硬的地板上，她也毫無怨言。因為這樣至少還有點事情可以做。反正她也已經習慣悶不吭聲和把臉藏在布巾後面了。

就一個十一歲的孩子來說，帕瓦娜的個子嫌小了一點。不過，小有小的好處，外出時比較不會受到盤查。

「我需要她扶。」每次爸爸都會指著他的腿，告訴前來盤問的塔利班。他教書的那所高中遭到炮轟時，他失去了一條小腿，同時也受了一些內傷，動不動就感到疲倦。

「我家除了一個嬰兒之外，就沒有別的兒子了。」他總會這麼解釋。然後，毯子上的帕瓦娜就會縮得更矮一點，讓自己看起來更小。她始終不敢抬頭去看那

些軍人，因為她看過他們怎麼鞭打他們認為應該受罰的人——尤其是女人。

她日復一日的坐在市場裡，看了很多很多。只要有塔利班在附近出現，她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隱藏起來。

現在，這個顧客要求爸爸再唸一遍那封信。「慢慢的唸！我要把它記下來，再說給我的家人聽。」

帕瓦娜很希望自己也能夠收到一封信。尤其是最近，被戰火打斷多年的郵務又開始運作了。她的許多朋友都跟著家人逃離阿富汗。她想：他們大概是去巴基斯坦，不過她也不確定，所以沒辦法寫信給他們；至於她自己，由於炮轟的關係，常常搬家，所以她的朋友也不知道她在何方。

「散居在地球上的阿富汗人，就像是遍布天空的星星。」爸爸總是這麼說。

爸爸又讀了一遍那個男人的信。那個顧客道了謝，並付了錢。「等我要回信的時候，再來找你。」

阿富汗人大都是文盲。帕瓦娜是少數的幸運者之一。她的雙親都上過大學，堅信每個人都應該受教育；即使女孩也不例外。

下午的時光，就在顧客的來去中悄悄流逝。大部分客人說的都是達力語（譯注三）。這也是帕瓦娜說得最好的一種語言。如果遇到說帕希圖語的人，她就只能聽個大概了。她的爸爸媽媽也會說英語，爸爸以前還去英國讀過大學。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這個市場很熱鬧，來為一家大小採買的男人絡繹不絕，還有熙來攘往、沿街叫賣的小販。有些小販有固定的攤子，比如說那個家店，他們把笨重的大茶缸和杯盤留在店裡，一個個的茶僮則機動的穿梭在巷弄中，一會兒忙著送茶到顧客那兒，一會兒再帶著空茶杯回來。

「那種事我也會做。」帕瓦娜喃喃自語著。她很希望自己也能在市場裡跑來跑去，把那些七彎八拐的小巷子摸得跟家裡的牆壁一樣熟。

爸爸轉過頭來看她。「我寧可看到妳在學校的操場上跑來跑去。」說完，他又回過頭去對著路人喊：「有東西要寫嗎？有東西要讀嗎？帕希圖語和達力語都行！還有一些物美價廉的好東西！」

帕瓦娜皺了皺眉頭。沒上學又不是她的錯！她也寧願去上學，而不是坐在這張不舒服的毯子上，把背和屁股坐得又痠又痛。她好想念她的朋友、她那件藍白相間的制服，還有天天有新鮮事的日子。

歷史一向是帕瓦娜最喜歡的科目，尤其是阿富汗的歷史。歷史上，好像每個人都來過阿富汗。波斯人四千年前來過，亞歷山大大帝來過，後面還跟著希臘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英國人和俄國人。其中有一位征服者，是來自撒馬爾罕的帖木兒，還把敵人的頭一個個砍掉，堆起來，就像是水果攤上的檸檬一樣。這些人全懷抱著要來統治帕瓦娜美麗的國家的野心，但是阿富汗人把他們全部趕出去了。

然而，國家現在是由塔利班軍團統治。他們是阿富汗人，而且對是非對錯很有自己的看法。塔利班剛接收首都喀布爾城，並且下令禁止女孩上學時，帕瓦娜並不是真的很難過。數學科目就要考試了，她還沒準備好，而且她因為上課的時候愛講話也惹上了麻煩。老師原本準備要通知她媽媽的，可是塔利班的禁令搶先了一步。

「妳哭什麼呀？」她那時候還問哭個不停的努莉亞。「我覺得放放假也很好啊！」帕瓦娜一直相信塔利班再過幾天就會讓她們回學校。到時她的老師八成忘了要通知媽媽的事。

「妳少笨了！」努莉亞對她尖叫：「走開！」

全家人擠在一個小房間裡，有一個麻煩就是：你不可能真的走開。努莉亞不管去哪裡，旁邊一定有帕瓦娜；帕瓦娜不管去哪裡，旁邊也一定會有努莉亞。

帕瓦娜的雙親都出自古老而且很受尊敬的阿富汗家族。他們的教育程度讓他

們可以享有高薪。以前，他們住在一棟有庭院的大宅子裡。家裡有僕人、電視機、電冰箱，還有一部汽車。以前，努莉亞有自己的房間；帕瓦娜則跟小妹妹瑪陽一間。瑪陽雖然有點聒噪，可是她很喜欢帕瓦娜。偶爾能夠避開努莉亞，也是一件不錯的事。

可是，那棟房子被炸毀了。從此以後，他們接連搬了好幾次家。每次都搬到更小的地方。每一次的炮火都讓他們家失去更多的東西。每一顆炸彈都讓他們更窮。現在，一家人只能擠在一個小房間裡。

阿富汗的戰火已經蔓延了二十多年，比帕瓦娜的年齡整整多一倍。

早先，是俄國人開著大坦克轟隆隆的闖過來，駕著戰機朝鄉村和山野丟炸彈。就在俄國人打道回國的一個月前，帕瓦娜誕生了。

「俄國人沒見過像妳這麼醜的小嬰兒，不敢跟妳待在同一個國家。」努莉亞最愛開這個玩笑。「最後就開著坦克逃回去了。」

俄國人走了以後，那些原本對著俄國人開槍的人還不想停戰，於是互相打了起來。那時候，喀布爾一天到晚被轟炸，死傷慘重。

炸彈，可以說是帕瓦娜生活裡的一部分。每一天，每一夜，都有天外飛來的火箭筒；接著，某個人的家就開花了。

炸彈掉下來的時候，大家就拚命的跑。先跑這一條，再跑另一條，一心要找個不讓炸彈找到的地方。帕瓦娜還小的時候，都是被人抱在懷裡跑；等到比較大了，就只能靠自己了。

現在大部分的阿富汗土地都在塔利班的統治下。「塔利班」這個名詞的意思就是神學士。帕瓦娜的父親告訴過她，宗教本來是要教導人怎麼做個更好的人，怎樣變得更和善。「但是，塔利班並沒有讓阿富汗變成一個更適合人居住的好地方。」他說。

雖然喀布爾三不五時仍有炸彈落下來，但沒那麼頻繁了。北邊則仍有戰事進

行。那裡也是最近死傷最多的地方。

送走幾個顧客後，帕瓦娜的爸爸提議收工。

帕瓦娜立刻跳起身來，隨即又癱了回去。她的腳已經麻得不能動彈了。她揉了揉，再搓了搓，才終於能站起來。

她先收拾好所有要賣的小東西——包括盤子、枕頭套和一些躲過了炸彈的家飾品。就像許多阿富汗人一樣，他們把自家能賣的東西都拿出來賣了。媽媽和努莉亞總是三天兩頭就要翻一遍家裡的東西，看看還有什麼可以賣。帕瓦娜想不通的是：在喀布爾，賣東西的人那麼多，到底還有什麼人可以來買東西？

爸爸把紙筆收進背包裡，然後拄著拐杖，抓住帕瓦娜的胳膊，慢慢的站了起來。帕瓦娜先抖掉毯子上的灰塵，再摺好毯子。父女倆就上路回家了。

爸爸拄著拐杖只能走幾步路，想走遠一點，就要靠帕瓦娜。

「妳的高度剛剛好！」他說。

「那我以後長高了怎麼辦？」

「我也跟著妳長高啊！」

爸爸本來有一隻義腿，可是被他賣了。本來他並不打算賣，因為義腿這種東西必須特別訂製，一個人的義腿不一定適合另外一個人。偏偏有人就是什麼都不看，只看上爸爸攔在毯子上的義腿。他開了個很高的價錢，爸爸最後就答應了。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人在賣義腿。自從塔利班下令婦女必須留在家裡後，不少做丈夫的就把老婆的義腿給拆下來賣了。

「反正，妳哪裡也不能去，留著這條腿幹嘛？」他們這麼問。

整個喀布爾到處矗立著被轟炸過的建築物。原本的住宅區和商業區早已形同廢墟。

喀布爾曾經是個很美麗的地方。努莉亞還記得那些人行道、五光十色的紅綠燈、餐廳和電影院的夜生活，在一間又一間精緻的服裝店和書店裡留連忘返。

可是，在帕瓦娜的生命中，這座城市早就是廢墟了。她很難想像它曾經有過別的樣子。聽到那些喀布爾被轟炸前的老故事，讓她心裡很難過。她非常不願意想到那些被炮火奪走的東西，包括她爸爸的健康和他們美麗的家園。因為那會讓她十分憤怒，而她的憤怒又無處發洩，最後就只能轉為悲傷。他們離開了繁忙的市場，轉進一條小路回家。帕瓦娜小心翼翼的導引爸爸避開馬路上的坑坑洞洞。

「穿布卡（譯注四）的女人怎麼走這種路呀？」帕瓦娜問爸爸。

「所以她們常常摔跤。」爸爸回答。他說的是實話。帕瓦娜就親眼目睹過很多女人摔跤。

她凝望著矗立在街底的那座她最喜歡的山。

「那座山叫什麼名字？」他們一搬來這裡的時候，她就問過爸爸。

「叫做帕瓦娜山。」

「才不是哩！」努莉亞不以為然的抗議。

「你幹麼騙小孩子！」媽媽也說。那時候，塔利班還沒掌權，全家人還可以一起在外面散步。媽媽和努莉亞的頭髮上只包著輕便的頭巾，她們的臉可以自由的沐浴著喀布爾的陽光。

「山是人命名的。」爸爸說：「我是一個人，我就要把這座山命名為『帕瓦娜山』。」媽媽笑著讓步了。然後，爸爸笑了，帕瓦娜笑了，還有不知道為什麼要笑的瑪陽也笑了；就連一向愛生氣的努莉亞也不例外。全家人輕快的笑聲彷彿飄上了帕瓦娜山，又迴盪到街上。

現在，帕瓦娜和爸爸一步一步的爬上山門前的樓梯。他們就住在那棟公寓的三樓。那裡也被炮火蹂躪過，有一半的建築變成了瓦礫。

樓梯就在公寓的外面，彎彎曲曲的往上攀升。由於曾被炮火擊中過，有些地方接續不上，只剩下斷斷續續的欄杆。

「絕不能撐在欄杆上。」爸爸一再的警告帕瓦娜。對爸爸來說，上樓比下樓

簡單，但仍然要花很久的時間。

終於，他們爬上樓梯，進了家門。

譯注一：紗朵兒，回教婦女外出時遮住頭髮和肩膀的布。

譯注二：塔利班，當時統治阿富汗的政權。

譯注三：達力語，阿富汗的兩種主要方言之一。

譯注四：布卡，塔利班要求婦女外出時，必須穿的一種罩住全身的袍子。



第二章 爸爸被捕

媽媽和努莉亞又在打掃了。爸爸親了親阿里和瑪陽，就去浴室洗掉手腳和臉上的灰塵，然後躺在一張圖沙克（譯注五）上休息。

帕瓦娜先放下手裡的小包袱，再脫掉紗朵兒。

「我們需要水。」努莉亞說。

「先讓我坐下來喘口氣，好嗎？」帕瓦娜問媽媽。

「妳先把事情做完再好好休息。快去吧！水缸就要空了！」

帕瓦娜呻吟了一聲。要是水缸空了，她就至少得接五趟的水。不對！是六趟！因為媽媽最討厭看到水桶是空的。